

抗日游擊英雄 陶一珊二三事

● 李 甲 季

(本文插圖刊第7、41、42頁)

初任別動隊支隊長

盡人皆知特警班是戴笠將軍首辦的，但陶一珊確曾跟特警班結過因緣，事實上，特警班與特技班，當年是分不開的，一九四四年辦的中美第九班，就名為特警班。

特警班的全名，是「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它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由戴笠將軍以中央警官學校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向警校蔣兼校長中正報准改名的，最初起的班名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戴笠將軍也呈報過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而得到批准。特警班班址，設在湖南省臨澧縣的縣立臨澧中學八魁星樓，又叫八角亭、蔣家祠堂，一九三八年三月開學，學生來源，係自各省選取高中以上學校的畢業學生，班主任由戴笠自兼，戴主任並派余樂醒為該班副主任，負主持班務實責，由於班址設在臨澧，軍統局的人都叫它臨澧班。

陶一珊與特警班，就是在臨澧班開始結緣的。他當時，年紀雖然不大，卻已經在上海辦過暑期大專學生軍訓和上海市的公民訓練，而且辦得有色，得到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的賞識。吳鐵城後來還想保荐他當公民訓練處長，但他當時做

軍訓教官，階級只是中校，吳市長退而求其次，保他當該處的總隊長，他的軍階也陞為上校。

一九三七年日軍興起的八一三之役，到了最後階段，國軍在戰略上雖然得到成就，戰術上卻必須轉進整補，陶一珊受命在上海南市部署由他訓練過的那批子弟兵，把他們編成隊伍，掩護兩師國軍轉進，所幸不辱使命，完成任務。他就在這個時候，認識了主宰他半生事業的戴笠將軍。依「戴雨農年譜」記載，是年九月，上海士紳杜月笙等贊助由地方團隊及愛國青年組成五個支隊及一個特務大隊的「別動隊」，共有官兵一萬零八百人，分佈於滬西浦東與蘇州河一帶，協助國軍作戰，並報經軍委會核准。

別動隊的全銜，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委員都是一時之選，包括俞鴻鈞、吳鐵城、杜月笙、貝祖貽、劉志陸、饒新之、吉章簡、蔡勁軍、戴笠等；年譜並載：戴笠「兼書記長負責實際責任，劉志陸為別動隊總指揮，何行健、陸京士、朱學範、張業、陶一珊等分任支隊長」。是知別動隊官兵一萬多人，有一部份是陶一珊支隊長帶過來的。

在戴笠麾下辦訓練

自一九四三年起，年譜記載陶一珊在戴笠麾下工作事蹟，偏重在叫他訓練學生，做的工作，都是獨當一面的。舉例來說：訓練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則另派別人，由其主持班務，這當是沿襲中央警官學校、中央警官學校的前例吧？因為兩校的校長，當時都由蔣委員長中正兼任，實際負責校務的，是兩校的教育長。那年（一九四六）年譜記載戴笠指示的訓練班的訓練工作方針，其中有一條是：

——本年，為集中人力物力，統一訓練，特將在重慶附近「的」專業性訓練班，集中於磁器口，「名」重慶特別訓練班，原有各班改為系。

重慶四系由陶負責

重慶特別訓練班所設的系，歸由陶一珊負責的，計有特技系、特警管理系、南洋系、短訓系等共四系，自此開始，年譜記載戴笠對陶一珊下過下列五項命令：

①一九四三年六月，在湖南南岳設中美第二期「特種技術訓練班」，派陶一珊為副主任，調訓別動軍第一、二、四等縱隊，及粵漢線的鐵道破壞隊，與忠義救國軍的官兵。後因戰事接近，遂遷往貴州鎮遠訓練。

②一九四四年八月，衡陽失陷，戴笠為使別動軍第三縱隊配合戰況，使用於桂南地區，他下令陶一珊：率同中美第二班的美籍教官，趕緊馳往廣西V南寧，會同第三縱隊司令徐光英籌組中美訓練班。

③同年十月十日，日軍攻佔廣西V桂林，十一日攻佔柳州，二十二日攻佔南寧，戴笠下令在南寧之中美第五班代主任陶一珊，率同中美雙方人員、受訓部隊與別動軍第三支隊徐光英之指揮部等，移往百色，而將第三縱隊主力，配置於南寧附近，與廣西省東南部的敵後地區，期以配合國軍，牽制敵人。

④當時攻佔桂柳方面的敵軍，竟沿湘桂鐵路西犯，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攻佔南丹，貴陽為之震動。戴笠與美方梅樂斯將軍，先後趕到貴陽，將原已調任中美合作所參謀長的陶一珊，改調他當別動軍副司令，命他指揮別動軍在華中、華南的各縱隊，牽制敵人。

⑤戴笠後來為配合美軍登陸，與國軍對日軍的反攻，他並下令別動軍，在華中方面，設立一個華中指揮部，部址放在湖南芷江，派別動軍副司令陶一珊，兼任該指揮部的總指揮。

中美健兒華中狙敵

綜上記載，是知陶一珊主持的訓練班，有各種技術訓練班，有中美班，職務有副主任，有代主任。以上的班，其實都是二次大戰時期，中美雙方批准成立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所舉辦的。該所直隸中美雙方的最高統帥部，由戴笠兼任主任

，美國海軍部派來中國的梅樂斯任副主任；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中美合作所籌備處時，戴笠當時已派潘其武為主任，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簽訂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之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遂於是年七月正式成立，戴笠改派潘其武任該所主任秘書，所址設在重慶市八四川V附近的郊區。

中美兩國因特種技術合作，而成立的中美特技班，自一九四三年起，至一九四五年止，共設有訓練單位二十二處，工作幹部一千三百二十人，畢業學員生共有五萬零五百人，完成訓練的作戰部隊，達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人。

陶一珊在上述訓練中，是功不可沒的，戴笠年譜一九四四年記載他的事蹟是：

——華中華南方面，以別動軍為主力，在芷江設華中指揮部，由陶一珊兼任總指揮後，陶總指揮就指揮中美第二、五、十等三班訓練裝備完畢之別動軍一、二、三、四、七、十各縱隊，以及第五、六兩縱隊之一部，在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廣西五省作戰，控制了其地的各重要交通線，襲擊日軍，陶一珊是真正的游擊英雄。

——其間，①第一縱隊部署於廣九鐵路之西段，與粵漢鐵路南段；②第三縱隊部署於廣西南部與西江上游③，第二、第四兩縱隊，部署於粵漢鐵路岳陽至衡陽一帶，以及株萍沿線，④第七縱隊部署於湘桂鐵路東段，⑤第十縱隊部署於桂林柳州之間，⑥第五縱隊及六縱隊之一部，部署於隴海鐵路的中段，與平漢鐵路的南段，⑦湖北支隊指揮官徐榮庭部，則在長沙以北地區，擔任游擊任務。

允文允武的總隊長

陶一珊的譜名是延基，一珊是他的字，號叫式貫，他踏入社會後，才「以字行」而名一珊，晚年又以真白為名。他年輕時，曾在東南大學肄業，從軍之後，於一九二八年初任十七軍第二師的營長，並初次參加臨沂戰役，戰事結束之後，部隊接到改編命令，他才到南京，考入政治研究班受訓，該班不久改為中央軍校步兵獨立第三大隊，列入軍校六期學籍，於一九二九年畢業。

當時的軍事訓練，歸訓練總監部主管，軍事訓練分軍官訓練和國民軍訓兩部分，陶一珊在軍校畢業後的出路，除了帶兵之外，就是擔任軍訓工作。日本軍閥當時正虎視眈眈的想侵略中國，訓練總監部乃開始舉辦軍訓教官訓練，以期寓兵於民。陶一珊就是取其時考取軍訓教官的。

陶一珊在上海擔任過一任公民訓練總隊長，在此之前，他並在交通部上海商船專校當過軍訓教官，後來並因績優，而升為吳淞區的總教官，他在上海得到吳市長鐵城賞識，就肇基於此。

陶一珊在上海南市掩護國軍後撤任務結束後，戴笠調他到湖南臨澧訓練班任總隊長。該班是特警班第一期，共編兩個大隊和一個女生中隊，兩大隊各轄一個中隊，共有學生一千多人，學生來源，除了由各省招考高中畢業學生外，當時的軍委會戰幹第一團，也撥來一批學生，在該班一同受訓。

臨訓班開學時，政府正在對日抗戰，當時的物力十分艱難，受訓的人，身上只穿一襲藍色壯丁軍服，腳上穿的是一雙草鞋，每天吃的是糙米

煮的乾飯，最初只睡在稻草墊子的牀舖上，後來經過整補，才有上下舖的通牀可睡。物質生活雖然很苦，精神上卻很旺盛，每個同學都眼巴巴的期待早日學得本領，而參加抗戰行列。

臨訓班學生的軍事訓練，就是陶一珊所主持的。他把他早年在上海辦大專學生暑期軍訓，和稍後辦公民訓練的方法，全都用在訓練臨訓班學生身上。

當時的步兵操典，個別教練的徒手訓練，自立正、稍息起，所有的動作，全是德國式的操法，學生後來拿到步槍，背上揹起了背包，也都是德式的產物，不像現代軍訓採用美式訓練的花招。

該班的第一梯次訓練是入伍訓練，為期三月，大家都從個別教練入徒手V教起，入伍訓練完畢，接著開始班教練和排教練，以上三種訓練，都以典範令為教材，典是步兵操典，範是射擊教範，令是軍中勤務令，後兩種教材都由教官在課堂上講解，當入伍訓練快要完畢時，並去到靶場打靶，這就是射擊教範中的實彈射擊。各種長短武器和各種武器的使用，是該班主要而必修的學負責這個訓練的，是行動學教官沈醉，他的教學方法新穎生動，得到同學們的好感。

陶總隊長擅長言詞。他在操場上，集全全體隊官兵訓話時，並不高談闊論，而是從當一個小兵、和當一名情報尖兵講起，話頭幽默而活潑，語調高亢而輕鬆，講到動人處，有時叫聽的人，笑出了聲音，有時會心微笑一下。我當時編在第一大隊第一中隊第三區隊。記得他有一次講情報人員應具備的條件時，他用許多雙關的中國字做

譬喻，例如斌字，他認為情報人員要做到允文允武，以期文武兼資，卡字，他以為情報人員要能屈能伸和能上能下，傀字，他說：「情報員在攻擊敵人時，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覺的，出其不意而攻其不備」。

榮獲美海軍部贈勳

陶總隊長離開臨訓班後，他的事業自此向上直陞。抗戰期間，他除了在重慶當了一任稽查處長外，戴笠都把他派往戰爭最敏感的地境，領導中美雙方的軍人，面對着日軍而作戰，前文已經說過。他，無論是主持中美特技班，或是在別動軍當總指揮，工作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面對日軍敵人，用現代軍事術語來說，他都是以將軍身分，領導著中國軍人，跟美方技術軍官作密切的配合而併肩作戰。

說起陶一珊的軍階，他在上海當軍訓教官，階級只是中校，當上公民訓練總隊長之後，才升為上校。

他在臨訓班當總隊長，自然也是上校；他調重慶，最初當的是上校副處長，後來他陞處長，階級也提升為少將。三十二年，他調湖南南岳當中美第二班副主任，和在別動軍當副司令兼華中區總指揮時，他的階級是什麼？文獻上沒有記載，但美方後來對他授勳時，美國海軍部的授勳文獻，卻稱他為「陶一珊中將」，最近我受友人胡石泉兄及陶鴻傑世兄之託，為他編「陶一珊先生紀念集」，就發現有這篇譯文，該集不久即可出版，屆時當可瞭然。

抗戰勝利後，陶一珊出任上海稽查處長，後來又調滬滬警備司令部副參謀長，這是在軍事工作上的最高發揮，可惜的是，三十八年夏天，上海就宣告撤退了。

陶副參謀長撤退來台，曾在台灣省做了一任警務處長，任期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他就離開公務生涯，而去過平民生活了。迨到一九六二年六月，他才開始在國際貿易上活動，克盡他最後對國家社會要盡和想盡的責任。他主持的那個團體，名為「中華民國國際貿易協會」，他當選該會理事長經十多年來的改選，他都連選連任的蟬聯下來，以迄於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他因病去世。該會理事長現由他兒子陶鴻傑當選。

蓋棺論定確是偏將

文章寫到這裏，應該完結了。友人胡石泉兄入中華民國環境衛生協會秘書長V日前來寓，閒聊中他告訴我：「陶一珊晚景很不好，經濟也很拮据，他退休得太早了」。我此時忽然想起古人「不求濁富」的話，陶先生雖清廉如洗，在價值觀點上是值得的，戴笠生前不就勉勵我們，要「做無名英雄」和「守清白家風」嗎？陶一珊的先人陶淵明，不也「不戚戚於貧」嗎？

晉人劉毅說：「丈夫蓋棺事方定」，唐人韓愈也吟過「蓋棺事乃了」的詩，陶一珊已過世十多年，他生前的安貧樂道精神，應是值得我們深思和懷念的，特別是他留給跟在他身邊的人的墨寶，寫得那麼的瀟灑自然和雄勁有力，蘇東坡詩中提到的儒將，他是當之無愧的。